

中国古典诗词精华类编

忧怨卷

张峰屹评注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词精华类编

忧 怨 卷

张 峰 屹 评注

该项目得到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词精华类编·忧怨卷

评 注 张峰屹

责 编 戴其芳

封面设计 莫久愚

出版发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地址: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邮编:010021 电话:0471·4969064)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9.00 字数 184 千

版 次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7—81015—418—4/I·70

定 价 10.00 元

总 序

葛晓音

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诗歌总集和选集的编纂一直没有间断。编辑的标准和体例也各式各样。如先秦的《诗经》以国别分类，两晋南北朝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孔逵的《文苑》、昭明太子的《文选》以文体和诗体分类等。唐代始见按题材内容分类的诗集。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唐初刘孝孙有《古今类聚诗苑》三十卷，郭瑜有《古今诗类聚》、晚唐有顾陶的《唐诗类选》，都是以事类编排的诗集，可惜均已失传。至宋又有张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以及《文苑英华》这样大型的类编诗文总集；分类注释的作家专集如《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集》也已出现。明代张之象所编的《古诗类苑》一百三十卷和《唐诗类苑》二百卷，按主题分类，分别收入上古至隋以及唐代的全部诗歌，可说是类编诗集发展到极盛的标志。明以后，类选诗集的种类愈益增多。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仍有《古诗类编》等选本不断问世。

诗歌类编与类书编纂的目的相同，主要供学习诗

文者查检事类、观摩秀句、体会作法之用。如初唐宫廷大量编纂卷帙浩繁的类书，所以当时不但有古今诗歌“类聚”，还有像初唐诗人李峤那样按类书体例分门创作一百二十首咏物诗的类编式组诗。中国历代诗歌之所以能按事类编排，主要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造成了二千年来社会生活内容的相对稳定，从而在诗歌中形成了题材和主题历久不变的承传性。山水田园、闺情宫怨、相思离别、军旅边塞、咏史怀古、言志述怀等题材，大致上涵盖了中國农耕社会中人们最基本的生活类型，以及由这些类似的生活内容所产生的带有普遍性的思想感情。尽管朝代不断兴衰更替，诗人们面对的现实却是大同小异的，他们的思考和感受也就自然凝聚成类似的主题。中国诗歌中特有的拟古传统，又使古人在以前人诗歌作为创作范式临摹仿效的同时，将前代相沿已久的题材和主题继承下来。中国诗歌的精华也往往是在这些同类题材和主题源远流长的发展中积累起来的。题材和主题的持久不变，促使诗人们在构思技巧、语言表达方面精益求精、刻意求新。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有时要经过好几代诗人的提炼。从南朝乐府的“春蚕已感化，丝子已复生”（《子夜歌》）和王融的“思君如明烛，中宵

空自煎”(《奉和代徐诗二首》),到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从李白的“东风已绿瀛洲草”(《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到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从王维的“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忽与前山通”(《蓝田山石门精舍》),到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像这样将前人最初的一点创意发挥到透辟无余的例子,可说是不胜枚举。对于欣赏者和研究者来说,要了解诗歌艺术的这种演讲过程,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阅读全集或精选的诗歌类编了。

古代诗歌类编的分类都很琐细。如《文苑英华》分24类,《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集》达72类,《唐诗类苑》分39部,1,094类,《古诗类苑》分44部,787类。分类过细必然给读者带来类别查检的困难,因为实际上不少诗歌是难以准确归类的。所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中国古典诗词精华类编》将中国古典诗词编为亲情、乡情、友情、爱情、哲理、军旅、述志、忧怨、山水田园、咏史怀古十大类,这种粗分法或许倒是更聪明的办法。当然,按此十类编排,在选诗中仍难免类别交叉的问题。例如乡情与亲情,友情

与爱情，在古诗中是常常混淆的，要区分清楚并不容易，只能视其主要倾向而定。全套丛书按十类分为十卷，每卷一册，分则各自独立，合则总成一部。注释之外更有评论，体例亦可称周备。相信读者必能开卷有益。

1995年12月20日

注：葛晓音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前言）

钱钟书先生说过：“虽然在质量上‘穷苦之言’的诗未必就比‘欢愉之词’的诗来得好，但是在数量上‘穷苦之言’的好诗的确比‘欢愉之词’的好诗来得多。”“诗词……经常报忧而不报喜，多数表现为‘愁思之声’而非‘和平之音’。”（《诗可以怨》）

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它包含着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深刻缘由。

从社会缘由来看，我们应该关注诗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做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精神世界。严格地说，古代中国的诗人们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社会阶层。在以政治和政权为核心、以官为本位的漫长社会里，在从汉代以来察举征辟选官尤其是隋唐以来实施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的规约下，知识分子无可选择地被圈引在唯得官以荣显的狭途中。绝大多数为当时和今天所熟知的诗人，他们首先是从事或追求政治功名的人，像陶渊明那样自甘清贫淡泊、弃官闲居的诗人寥寥无几（他在世时也并无人看重）。一方面，他们追求显达扬名必须依附于政治和政权；另一方面，较高的文化修养又使他们具有强烈的“独醒”意识和民主精神。因此，他们始终与政治、政权处于若即若离、近不得又远不得的矛盾胶着状态。这便必然造成他们的生存处在经常的焦虑、忧患情境中。至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交

织于历代诗人胸中的儒道互补原则，非但是他们无可奈何的自慰自励信条，而且正精练地概括着他们终生的矛盾心理；这并非是出处安然的表白，反而是难以平静心态的泄露。于是在他们的诗作中，就有了如韩愈《感春四首》（其四）的“智慧只足劳精神”、“与众异趣谁相亲”的感慨，白居易《悲哉行》的儒者皓首力学却“成名常苦迟”、而世胄手不把书卷却封爵承勋的不平，孟郊《湘弦怨》对贤愚不辨、哲人遭诬的生存环境的愤郁，元代无名氏《朝天子》[志感]“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越聪明越运蹇”的悲叹，以及《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的时不我待、功名未就的焦躁……这与存在主义学派所描绘的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被抛入的设计”——颇为相似，尽管存在主义论者以自由为生存基础，而我国古代诗人事实上处于生存的不自由（不独立）状态。所谓“被抛入的设计”，是说个人偶然被投入世界，而后开始选择他的人生；而伴随着人的生存的最基本“心情”（“心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的存在范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便是“畏”和“烦”。“畏”不是惧怕或惊恐，而是指孤寂的个人面对与他为敌的世界，以及使之遭到遗弃、沉沦的社会而产生的一种茫然无措的情绪。“烦”是指个人因坚持与众不同的品格而产生的苦闷烦恼；烦恼“是一种存在状态的本体论的基本现象”。（同上）考之古代作家，他们在作品中表现的怀才不遇、哲人被诬、异俗遭弃、待遇不公、智慧劳神、时不我待等等忧愤和焦虑，恰是在常常使之遭弃、沉沦的不偶世界中坚守品格、执着追求，满怀“独醒”意识和民主精神而产生的种种烦恼；而这种精神世界的苦闷正是来自于他们难以独立（自由）的集团附庸地

位，亦即他们不自由的生存状态。

从文化根由来说，我国古代文化中早就孕涵着忧愤而后有为的思想，如《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又《告子下》云：“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后知生于忧患”。《荀子·宥坐》亦云：“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杨倞注：“隐，穷约也。佚，奔窜也。”）至司马迁始由孟、荀之论德慧心志所由生，转而专论著述，提出“发愤著书”。至钟嵘始以发愤之旨专论诗歌创作：“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诗品序》）又其《诗品上》评李陵诗：“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至此！”至韩愈则力拔此旨，以理论形态提出著名的“不平则鸣”思想：“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其后如白居易、欧阳修、张耒、晁补之等均反复讲论此意。“不平则鸣”的思想遂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中一个要论。

这一思想的提出和强调，乃是根基于我国古代哲学对人性本始状态的认识。“中国哲学、伦理学、养生学等多以‘静’为根，以‘守静’、‘入静’为修炼手段和追求目标。”（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与中国思维的女性偏向》）中国文化具有趋静特征，为世人公认。道家认为宇宙的本始状态是静定的，万物运作的方向均以静为终极（人性当然也是如此）。如《老子》十六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此不待多言。就是积极赴世的儒家，也认为人性之初本为静。如《礼记·乐记》云：“人生而静，天

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又其《中庸》“天命之谓性”《正义》说：“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宋代硕儒二程、朱熹也持此论。二程把人性区分为“极本穷源之性”和“生之性”，认为前者是“人生而静以上”之性，后者是“气质之性”。朱熹更明言“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心如水，性有水之静，情则性之流，欲则水之波澜。”（《朱子语类》卷五）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的；平静的“性”一旦受到搅扰、不得其平则成为“情”，呈现为不平衡状态。这时人就会为回复平静、平衡状态付出努力，因为复归本性是人的本能。弗洛伊德在其后期成熟的著作中郑重提出“强迫重复原则”是人的最基本的本能，它要求重复以前的状态，要求回复到过去。（参见《超越唯乐原则》）而以创作来排解、发泄内心的不平衡，不失为一剂回复平静的良方。《诗经》早有此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明清之际的周楫也说：“真个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怜也不可！所以只得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发抒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哭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西湖二集》卷一《吴越王再世索江山》）李渔讲得更明白：“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闲情偶寄·宾白第四》）

忧而作歌，歌以泄忧。无论理论或实践，也无论中外诗坛，这都是一个重要现象（参见钱钟书先生《诗可以怨》）。所

以如此，大概还由于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机制基础。我们不妨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机制理论加以说明，尽管我们并不赞同他精神分析学说中泛性论的心理动机论。弗洛伊德说：“我们总是发现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太艰难了，它留给我们太多的痛苦，太多的失望，以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不能没有一种暂时减轻这种苦恼的办法，我们不能没有一些辅助的心理结构。”这一“心理结构”便是“里比多转移”法，“这是一种我们的精神机制所能允许的办法。……当一个人知道怎样去使自己变得高尚起来，并能从一种精神和智力的作品中去获得一种愉快时，这种成功是伟大的。到了这种境界，命运对他来说就无能为力了。这种满足，例如像艺术家在自己幻想的创作中所具有的那种愉快……”（《文明及其缺憾》）人生有种种痛苦和不如意，但它们可以成为契机，使我们去从事创作，在幻想的世界（艺术境界）里排忧解难，暂时复归平静快乐，这是人类心理结构所能允许的。（还可参见其《作家与白日梦》）

以上我们从生存状态、文化基因和心理机制三个方面简略分析了我国古代诗坛忧怨诗居多现象的原因。依照惯例，还应对选编情况略加说明。本卷选篇遵循一个标准四个不选。一个标准是，不照顾各个时代入选的作品数量是否均衡，不考虑诗、词、曲三种体裁入选篇数是否均衡，不顾及历代名家是否有遗漏，也不关心入选各家作品比例多寡，唯以作品艺术性高低为取舍原则。四个不选，一是作品虽忧怨却不是自己的忧怨或不以己忧为主者不选，这是本卷在主题方面最重要的选录标准。如许多文人的宫怨诗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二是在今天看来不合时宜者不选，如岳飞的《满江

红》（怒发冲冠）等；三是限于篇幅，特长者不选，如《离骚》等；四是照顾本丛书协调，应留给它编者不选，如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等即应留给《哲理卷》。

在此小书即将付梓之际，深恐如粗劣工匠将美玉琢为顽石，内心惴惴。只好以神而明之、存乎读者自慰吧。

目 录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前言）	(1)
---------------------	-----

《诗经》（七首）

北门（邶风）	(1)
--------------	-----

黍离（王风）	(3)
--------------	-----

园有桃（魏风）	(4)
---------------	-----

隰有苓楚（桧风）	(6)
----------------	-----

小弁（小雅）	(7)
--------------	-----

巷伯（小雅）	(10)
--------------	------

四月（小雅）	(12)
--------------	------

屈原（一首）

惜往日（九章）	(15)
---------------	------

《古诗十九首》（三首）

西北有高楼	(20)
-------------	------

明月皎夜光	(21)
-------------	------

回车驾言迈	(23)
-------------	------

汉乐府（二首）

孤儿行	(26)
-----------	------

十五从军征	(28)
-------------	------

班婕妤（一首）

怨歌行	(30)
-----------	------

王昭君（一首）

怨诗	(32)
----------	------

曹 操 (一首)	
善哉行 (其二)	(34)
曹 植 (二首)	
吁嗟篇	(37)
杂诗六首 (其四)	(39)
蔡 琰 (一首)	
悲愤诗 (其二)	(41)
阮 籍 (四首)	
咏怀 (夜中不能寐)	(45)
咏怀 (徘徊蓬池上)	(46)
咏怀 (独坐空堂上)	(48)
咏怀 (一日复一夕)	(49)
嵇 康 (一首)	
幽愤诗	(51)
傅 玄 (一首)	
杂诗 (志士惜日短)	(56)
司马彪 (一首)	
赠山涛	(59)
张 协 (一首)	
杂诗 (其五)	(61)
左 思 (三首)	
咏史 (其五)	(63)
咏史 (其八)	(64)
杂诗 (秋风何冽冽)	(65)
刘 琨 (一首)	
重赠卢湛	(67)

陶渊明 (四首)

- 饮酒 (其十六) (71)
杂诗 (其二) (73)
杂诗 (其八) (74)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75)

鲍 照 (三首)

- 拟行路难 (其四) (79)
拟行路难 (其六) (80)
拟行路难 (其七) (81)

庾 信 (二首)

- 拟咏怀 (其十一) (83)
拟咏怀 (其十八) (85)

骆宾王 (一首)

- 在狱咏蝉 (87)

李 白 (八首)

- 古风 (其三十九) (89)
行路难 (其一) (91)
拟行路难 (其二) (92)
玉壶吟 (95)
秋浦歌 (其十五) (96)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97)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99)
万愤词投魏郎中 (102)

杜 甫 (九首)

-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106)
羌村三首 (109)

曲江对酒·····	(112)
客 亭·····	(114)
旅夜书怀·····	(115)
登 高·····	(116)
登岳阳楼·····	(118)
刘长卿 (一首)	
谪仙怨 (晴川落日初低)·····	(120)
孟 郊 (四首)	
长安羁旅行·····	(122)
湘弦怨·····	(124)
秋怀 (其二) ·····	(125)
感怀 (其二) ·····	(127)
韩 愈 (三首)	
感春四首 (其四) ·····	(129)
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	(131)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133)
柳宗元 (一首)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135)
白居易 (一首)	
悲哉行·····	(137)
李 贺 (一首)	
开愁歌·····	(139)
鹿虔扈 (一首)	
临江仙 (金锁重门荒苑静) ·····	(141)
冯延巳 (一首)	
鹊踏枝 (其二) ·····	(143)